

城市遺忘症

付元

在島上爬上爬下回到海平面，蘇梅走的太快，以致把人都拋在身後。路過矮牆，年老且滄桑，牆內的植物努力往外攀爬，給歲月又徒增一股子生命力，破敗也未曾死去。剛轉過這面歷史的矮牆，彎曲小徑的前方攔住了一簇花，顏色跳躍，看得出已經開過若干個春夏秋冬。

身旁的他感慨道：「這真是南國花開不敗啊。」蘇梅不知何時跳出這麼一個人，也未轉頭一看究竟，那時的蘇梅連心情都是單一純粹的，但這簡短幾字卻感動到了她。香港徹底把她改變了，即使那時改變的只是光景，後來便是命運。一個月像隔了一個世紀，世界天翻地覆，舊生活毀滅初期歷經文字無能為力的苦痛。她想起自己很久沒看書了，想起以前看到花會流淚，也夢想過大海。可是今天發現自己全忘了，失去生活了，不再文藝了。而「南國花開不敗」六字為她守住了最初的幻想。蘇梅想要說些甚麼，竟發現一時語塞，她隱約感覺自己的路也像這條小徑一樣彎向未可知的未來，便沉默了。

第二天，蘇梅就把這一切忘得一乾二淨，那個男孩也很久不再憶起，甚至從未留下痕跡。島是另一個國，回到城市，即回到現實。蘇梅依然是昨日的蘇梅，面色嚴酷，刀槍不入，飛奔去圖書館，走路不看天、不看地、不看周圍的人來人往，沒有人清楚她在乎的是甚麼，所以大家只好把她和圖書館永遠地連接起來。

這一天，圖書館的燈光分外明亮，蘇梅坐在這片明亮中間，昏昏欲睡。這時的圖書館就像炎炎夏日的書房，瀟灑令人窒息的空氣，人在裏邊就像躺在軟沙發裏，不斷地沉下去。蘇梅想起了愛玲以及她那篤信封建統治的父親。思緒像蝴蝶一樣飛來飛去，沒有終點，亦沒有目的地，一會兒撞上玻璃，一會兒又停下來凝望上帝的窗戶。

蘇梅是愛幻想的人，幻想讓她獲得自由。這時一個人走過來了，坐在她旁邊，蘇梅連頭都沒側，就靠在他肩上。她太熟悉這人了，無論背影還是燈光下的影子，她都瞭若指掌，唯一的不足就是蘇梅還不知道他的名字。就是那個被她忘得一乾二淨的人，同她一樣戀上圖書館的人，在日復一日的相遇中被記憶喚醒以及雕刻的人，可是他們沒有說過一句話也從未相識。他怎麼就坐到她身邊了呢？她怎麼就自然而然地躺在他的懷裏呢？一切都像排演過，因為它太不真實了，虛假到連鏡頭都起了霧，連一句台詞也沒有。蘇梅正懷疑着。他突然側過頭來，貼在蘇梅臉上，狠狠地吻她。對，狠狠地，出其不意地，毫無戒備地，蘇梅感到自己剎那間就融化了，但又立馬僵硬了。有一點，她是因為溫暖才被融化的。圖書館的燈光開始變暗，昏暗地連影子都在地毯上消失了。

有些東西在你最得意的時候就折斷了，給你最措手不及的一擊，比如剪斷的琴弦和做夢的清晨。

蘇梅發現自己冷汗涔涔，坐直了身體也很長時間沒緩過神來，這樣的夢總是會讓人心中遺憾的。起身到書桌旁，翻開日記本。第一頁印着整整齊齊的雋永的小字，字跡上還留有記下日期時的淚痕：

他個子不高，和我不相上下，但步伐穩健篤定，褪去小男生的蹣手蹣腳，也不沾邊大男子主義的趾高氣揚。眉宇間透着秀氣，知識分子模樣。穿衣不算張揚，也不土氣，只能說平白無華、乾淨整齊。這樣一個人，不算電視劇裏花樣美男吸引眼球，甚至扔到平民堆裏也容易被過濾和遺忘，到底是有一種氣質，以至於最早誤以為他是「大人」。我也算是大人了吧，可真的「大人」是與我兩個世界的人，我應該還稚氣未脫。

隔了兩三行：

你知道嗎？感動只有一瞬間，幸福卻像毒藥，它們竟會變成對你的近乎絕望的渴望與依賴。

這兩段文字脫節嚴重，像斷壁的懸崖。蘇梅提起筆，填補日期後的空白：

這個夢，大概會嚇倒你吧。我無意於製造驚恐卻無法操控

思維的方向。你應該知道：我累了，不想再跑了。只是還有一句話：「親愛的你，在這個世界上，我們曾孤獨做伴。」如果有一天有誰再對我說「南國花開不敗」，我就這麼告訴他，不管那人是誰。

窗外的陽光打在蘇梅白皙的臉上，像南國的花一樣繁華而不失本色，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飾。她決定為自己的獨角愛情劃上一個終結。誰是誰的誰不過是人們安撫彼此的遊戲，遊戲結束，曲終人散。蘇梅還沒遇上樂曲奏響，已抽身而退。她大概開始明白，未來是她恐懼的根源，這份恐懼似一條中軸線橫互在她生命中央，戰勝靠她自己，被征服也只能獨自承受。

故事將近尾聲，期間只有一句台詞——在一座繁華都市，千百種愛情在其間自生自滅。有人因為熟悉而相愛，有人為了相愛去熟悉，有人要一夜狂歡後的不省人事，有人渴望肌膚之親的雲雨一番，有人邂逅，有人分別，有人只要一眼就認定一輩子，有人卻死死守住遲遲不肯說出口的愛情，可是沒有哪一種會使得一座城市傾覆。城市是很多人、不同人的組合，是愛情最終極的見證。在時代的風雲變幻中，城市成了一堵會說話的牆，記下戰爭與和平，立下碑文與古蹟。可是城市不會寫下每個人的故事，它是自私，冷酷，無情，沒有血液的，傾聽人們的私語，卻選擇性地遺忘，就像生活在城市裏的每一個人。